



新
版
改
正

中
庸

後
藤
點

全

□ 12
3460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真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

中庸首章序
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

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

中庸章句序
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
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
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
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
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
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
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

相後十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
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
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
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
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
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
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
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
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

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

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卷之二
 中庸
 子程子曰中庸之謂道也。其高天而
 不可及，其厚地而不可測，其居鬼神而
 不可知，其類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
 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及，學之，有弗能，
 習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
 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
 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
 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
 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
 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
 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
 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
 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

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

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

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若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

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

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

中庸章句
丁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

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

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

中庸之德。為至矣。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隱惡而

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

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迩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末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同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拳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

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均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

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

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平聲抑語辭而後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

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

風氣子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社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

而強者居之

社帶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

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者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真以自勝其人欲之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素蓋

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適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

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取發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類而裕如者止吾未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

聖者能之而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以未下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首章即以

太舜願淵于路之事明之雖知也願淵仁也于路勇也三者發其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得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

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

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

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耳知可能者道中之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

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篇及寒暑炎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為余專友詩本雅早楚之篇為

鳴類屬幸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代育流行。上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貴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節。子思。聖賢為入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一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

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

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久治人改而止

晚研言及詩爾風伐柯之為柯斧柄則法

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皆以久治人。則所以為久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

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不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

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二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又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以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

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

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

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言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

及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謙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大端所能。在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教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

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

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

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此言下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

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表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

工毒反。畫布曰正。楨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

爾室家。樂爾妻孥。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睦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

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

良能也愚謂以一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二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

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繁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

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焉其懷陰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斐待洛反射音亦詩作矧詩大雅抑之篇

格來也矧孔也射厭也言厭忘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

章兼費隱也

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

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後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

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依詩作顯。甲里也。

佑命之自天申之。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勸王。家其其所作亦精功。累仁之事也。

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

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

饗食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

甲寅之。屬言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

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上迹之所起也。先立組紕以上至。右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礼法。以及天下。使華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

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達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土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披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

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君昭君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道饗也旅酬之禮賓客于兄弟之子冬舉暉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

以有事為祭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占焉比日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

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大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其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將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

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者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

蒲葦是也以入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

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皆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身而言其此生理自然便有側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其分別事理各有所

官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

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

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

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

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

不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

雖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行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迫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自欲而志逐儒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自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

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三迫而言人皆對己之稱上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

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

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懷放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親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

敬大臣則不眩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
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
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歸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豐未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讓遠色賤貨
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
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
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

既稟稱事所以勸百上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
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
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錦夕錦二及柄去聲朝音朝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豐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籛籛稟稱食也稱事如周禮官人職曰考其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者誠也一存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
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皆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路其幼及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定也路蹟也疾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下位者推

言素定之意及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既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

聖人之德輝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不勉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支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

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實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

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向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魯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也之上有子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了曰二字蓋于思刪其繁文以附一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亦此或了思所補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

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言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有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夫道人道

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

言以及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

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真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不欲之私而未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參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贊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身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這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

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

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精而後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盡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心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不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

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

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言明禎祥者。福之兆效。孽者禍之萌。所以蓍龜者。禍之萌。所以蓍龜者。

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自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不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

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

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

至心以誠為貴也。蓋入之心能無不實。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

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

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自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

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為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下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

之德普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蓋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

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水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

意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

不測

此以下復以大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

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化

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非去聲卷平聲夕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丁
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一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象全體而言也撮彼
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
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

也純亦不已

於音嗚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
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
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
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修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
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又兩
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
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

十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祀也威儀
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
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
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
之意德性者言

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習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厚也尊德性
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極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
之本端也不以毫私意自傲不以毫私欲自累乎其所已知致篤乎其所能此
皆存心之屬也極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且知其
所未知節文則且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
不致知故此五句本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

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

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與謂興起在位也詩求雅悉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

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火字以上孔子之言于思引之及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軌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

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

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信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

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不信不信

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仕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禮制度者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微者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

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

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

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准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

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夫聲射音如詩作數詩

周頌振聲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上亦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追守其法律不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

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壁情徒報及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

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從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

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

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

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本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備而廣潤也淵泉淨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

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

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隊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

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

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天音扶焉於度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

分之綸者此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木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未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問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者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淨深貌以言

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

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

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言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

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然也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絀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身下學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

妙下若文正之詩所言上夫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別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且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為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二也然後為至此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畢

